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追伞花的兵

■陈晓杰



插图:唐建平

南方的夏季,天气变化莫测。时常上一刻还是艳阳高照,下一刻豆大的雨点就扑砸到地上。在这样的季节来到了海军某部机场。

机场跑道边上,海军某部伞兵、二级上士王开瑞和下士范本闾已经就位。巨大的轰鸣声中,刚刚着陆的战机正从远处滑行而来。王开瑞举起右手向飞行员示意后,机尾处发出“嘭”的一声,阻力伞瞬间弹出,伞花在风中绽放。

待战机滑行一段距离后,王开瑞和范本闾冲向散开的阻力伞。两人将地上的伞衣、伞绳拽到跑道边缘,熟练快速地整理。

伞兵用专业术语说,应该叫作“救生装具员”,但大家还是习惯称王开瑞和范本闾为伞兵,他们的工作也确实和战机的伞花息息相关。

“我的工作就是铸牢战友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。”走进保伞室,我最先注意到了那显眼处的红色标语,这句话也道出了伞兵坚守战位的意义所在。

在队里,叠阻力伞,王开瑞的速度最快;叠救生伞,他掌握了9种型号救生伞的折叠和打包方法;他还先后多次随舰执行飞行训练保障任务……不知不觉间,王开瑞成了连队兵龄最长的伞兵。

王开瑞告诉我,捡回来的阻力伞,伞兵要将其进行折叠,然后再装包,

进行回收和养护。等战机出动时,再拿出来。

“叠伞的步骤,每一步都不能省略,我对每一个伞兵的要求都一样,严格按照流程步骤。对于伞兵来说,‘按部就班’是重要的工作原则。”王开瑞边说边向范本闾示范叠伞动作,抖动、压紧、捋直、整理、排气、折叠、封包……每个动作都标准熟练。

叠阻力伞、装救生伞这些还相对轻松些,最费工夫的就是叠救生伞。每次叠救生伞都需要3个人在场,叠的过程中主副手配合也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。叠完,还会有一个人进行检查,确保没有问题。

早上8点钟,战机开始陆续起飞,伞兵需要提前进场,把阻力伞交给机械师装到机尾的阻力伞舱。战机起飞后,伞兵就要去机场跑道边上就位。飞行架次多的时候,王开瑞和战友们会早上5点一直在机场待到晚上11点。南方的毒日头多,他们也习惯了骄阳烈日。

夜间飞行训练,王开瑞站在机场跑道边上,喜欢盯着远处的夜空。看到天边有若隐若现的灯光出现,越来越亮,不等降落,他就能分辨出是哪个机型。

叠阻力伞,速度是关键。动作慢了,有可能影响到后续架次战机的安全降落。

令王开瑞记忆犹新的那天晚上,一架战机着陆之后出现特情,提前将阻力伞抛在跑道中段。后续马上又有新的战机降落,时间紧急,伞兵需要在夜晚环境中,立刻赶到跑道中段,妥善回收阻力伞。战机的位置比他们正常情况下捡伞的位置还远一公里。雨后的机场,跑道上有一层积水,黑暗之中,微微反射着星光。王开瑞和战友顾不得脚下打滑,凭着经验以最快速度找到了阻力伞,顺利在后面的战机降落以前将阻力伞回收。

在塔台指挥的该部领导,得知两名伞兵动作迅速地完成任务,表扬道:“关键时刻顶得上,好样的!”

说起叠伞,好几位伞兵都表示,最不愿意叠救生伞。

“每一次我都竭尽全力去叠救生伞,但同时我非常不希望这些救生伞被拉开。因为那意味着飞行员刚刚经历生死一线的险情。”伞兵的这份真情令我大受触动。这种矛盾的心情,既是他们对于战友的关心,也是这群保伞员对于自身战位重要性的深刻认知。

晚上,王开瑞带着业务员石良鹏在跑道边等待。又是一天跨昼夜飞行训练。我和他们站在夜色中,随口问道:“累了吧?”王开瑞望着夜空中下降的战机,笑着说:“不累。”

风有点大,这次阻力伞弹出散开后就被风吹远了。王开瑞和石良鹏向着伞飘走的方向,又一次飞奔而去……



陈晓杰

记者心语 努力把感动真切地传递给读者。



长征

第6138期

粽香悠长

■黄辛舟

盛满白糖的碗里一滚,然后咬上一大口。粽子的香甜和热气瞬间沁入心肺。

后来,我穿上军装,奔赴祖国的西北边陲。临行那天,父母和弟弟到火车站为我送行。母亲叮嘱的话说不完,汽笛声响起,她急忙把一大包东西塞到我的手中。我只顾着告别没有打开看,直到火车疾驰,奔向远方,我才打开了这个包裹。

粽子,竟然是粽子……闻着熟悉的清香,热泪涌上了眼眶。粽子用保温袋包裹,还保持着温热。我小心翼翼地剥开粽叶,轻轻尝上一口,依然是熟悉的味道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了母亲淘米洗粽叶、父亲烧火蒸粽子的身影。我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,一定要在部队干出一番成绩,不辜负父母的期待。

军营的生活忙碌而富有挑战。当兵第二年,我决心要实现自己的军校梦。端午节前几天,我收到了一个包裹。拆开一看,是从家乡寄来的粽子。随着粽子一同而至的,还有母亲手写的一封信。“儿呀,好好加油,妈妈相信你一定能梦想成真!”母亲识字不多,那歪歪斜斜的字迹中,仿佛承载了千钧力量。

那年,我顺利考入军校。拿到鲜红的录取通知书,我第一时间拨通父母的电话,把心中的喜悦和激动与他们分享。这份浸透了汗水、承载着希望的录取通知书,让我感觉沉甸甸的。它不仅属于我自己,也属于在家中一直默默支持我的父母。

今年端午节将至,我又收到了从家乡寄来的粽子。这一刻,悠悠粽香和浓浓的乡情掺杂在一起,让我久久感动。

心香一瓣

用心记录多彩时光

“端午临仲夏,时清日复长。”

端午佳节临近,走在营区的院子里,一阵微风吹过,我的思绪飘向远方,想起了年少时和家人在一起欢度佳节的点点滴滴。

提起端午,就不能不说粽子。端午节前一天晚上,母亲通常会洗好箬竹叶,淘净糯米,第二天一大早开始包粽子。母亲忙活的时候,我就在一旁认真看着。只见她手脚麻利地将两片粽叶交叠在一起挽成漏斗状,而后添上些许糯米打底,塞上红枣豆沙后再用一层糯米封顶,将粽叶包裹严实,再用红绳把粽子系紧。母亲心灵手巧,一会儿工夫,10多个粽子就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盘子里。

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包粽子。也许是因为手生,我手中的粽叶要么漏米,要么又小又丑,母亲忍俊不禁:“看时容易,做时难,包粽子也不简单。”

我家包粽子,一般会多包一些,分给亲戚朋友和邻居。等到所有粽子都包完,父亲就会将它们整齐排列在蒸锅里,烧灶膛蒸粽子。农村的土灶烧火快,用不了多久,淡淡的香味就顺着锅盖缝隙飘散出来。箬竹叶的清香,糯米红枣的甜蜜弥漫在空气中,构成端午节特有的记忆。

等到粽子出锅,我往往已经迫不及待要尝尝味道了。母亲说我是猴儿脾气,刚出锅就吃,肯定要烫嘴。我一边笑一边剥开粽叶,将三角形的糯米团子在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一天傍晚,我结束紧张的训练,大汗淋漓地坐在学校训练场上。

夕阳西下,微风习习。遥望着如火的晚霞,聆听着山岗上传来的阵阵松涛,我不禁想起了远方的父亲。此时,他可能已坐在战机上,即将开始夜间训练。

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。他的军装总是整洁笔挺,皮鞋也擦得锃亮。无论做什么事情,他总是认真细致、一丝不苟。

记忆中的童年,我总觉得父亲有些陌生。早上醒来时,父亲通常已经去工作了。晚上入睡前,父亲常常还没有下班。那时候,年幼的我总是对父亲充满了好奇,他现在在做什么?他驾驶战机飞上天空的时候,会不会想起我和妈妈呢?后来我长大了一些,离家去外地上高中后,我们父子见面的机会更少了。

有一年放寒假,我到家不久,父亲也回来了。那天,他看起来和往常有些不一样,神情疲惫,额头上还挂满汗珠。他脱下外衣后,毛衣也是湿透的。母亲急忙询问缘由,父亲只是淡淡地回应:“我想早点回来看看儿子,路上走得有些急,出了些汗。”母亲继续追问,父亲只是摆摆手,不再解释了。

数月之后,家里传来消息,父亲获得单位荣誉表彰。我这才知道他的机组那天成功处置了一次特情。当时,父亲驾驶的战机出现故障,只能在空中盘旋。凭借丰富的经验,他一路寻找参照物,赶在燃料耗尽前,将机组安全带回机场。

后来有一次我回家,和父亲聊起这次特情。我知道他不会多说,于是只问道:“您发现故障时,心里在想什么?”

父亲回答:“遇到这种情况,心里肯定很紧张。但我是机长,必须保持冷静,这样才能更好地作出判断,将

战机轰鸣传心声

■魏冕

次特情。我知道他不会多说,于是只问道:“您发现故障时,心里在想什么?”

父亲回答:“遇到这种情况,心里肯定很紧张。但我是机长,必须保持冷静,这样才能更好地作出判断,将

“十七”的故事

■梁秋冬

时间天气不好,海浪翻涌,小狗饿了好几天肚子,只能喝水。好不容易登上海岛,此时的小狗已经没什么精神了,邵楠心疼却无能为力。战友们赶紧拿来牛奶喂它喝,班长甚至担心它挺不过来。

令大家意想不到的,这只小狗的生命力如此顽强,没多久就恢复了活力。

度过了适应期后,邵楠给小狗取名“十七”,希望它能长到17岁。转眼间,“十七”长大了。它毛色靓丽,身体健康,性情温顺,还十分聪明乖巧。邵楠和战友们都喜爱它,每个星期都要给它洗澡。一次邵楠突发奇想,拿食用色素给它染了一只红耳朵、一只紫耳朵,尾巴也染成了彩色,在遍地白沙的海岛上分外鲜艳。路过的战士见到它总忍不住大声呼唤:“十七!”它听后都会摇着尾巴回应。而当听见邵楠喊它时,无论它离得多远,无论在做什么,都会停下一切动作,飞奔到邵楠的身边。

有一次晚饭后散步,我发现“十七”蹲坐在白沙滩上,迎着海风,静静地望着远方的大海。无论我怎么喊它的名字,它都不回头,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。我问旁边的教导员:“十七今天怎么这么冷漠?是不是生病了?”教导员摇摇头说:“它在等它的主人下班呢。”

原来,邵楠每天要在值班室工作,需要等交接完工作才能下班。这样一

大家安全带回。希望你以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,遇到多么紧急的情况,都能记住自己的责任,而不是被恐惧打败。”

父亲的话,令我肃然起敬,追随父亲足迹的愿望愈发强烈。

那年高考结束,我如愿以偿进入了军校。开学时,父亲特意送我。走进我军旅梦想的“启航地”,父亲参观得非常仔细,欣喜之情始终洋溢在脸上。离校前,他替我整理了一下身上崭新的军装,感慨地说:“小伙子长大了!”说完,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。父亲郑重的神情里饱含的复杂情感让我回味无穷——那是一位老兵对新兵入列的殷切期待,更是一位父亲对儿子无言的叮嘱。

那天,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,我情难自控,眼泪夺眶而出。

后来,每到周末,我都会主动打电话和父亲聊聊近况。母亲悄悄告诉我,每次我挂断电话后,父亲都高兴得不拢嘴,忍不住向战友分享喜悦。空闲时,他还常捧着我的军装照端详,嘴里念叨着:“儿子越来越有兵样儿了!”

如今,父亲已服役近30年。上次放假,恰逢父亲所在单位举办“军营开放日”活动,他提出带我去机场参观。

再次行走在熟悉的营区里,我的身份从军娃转换成军人,心中除了久违的亲切感外,一种自豪油然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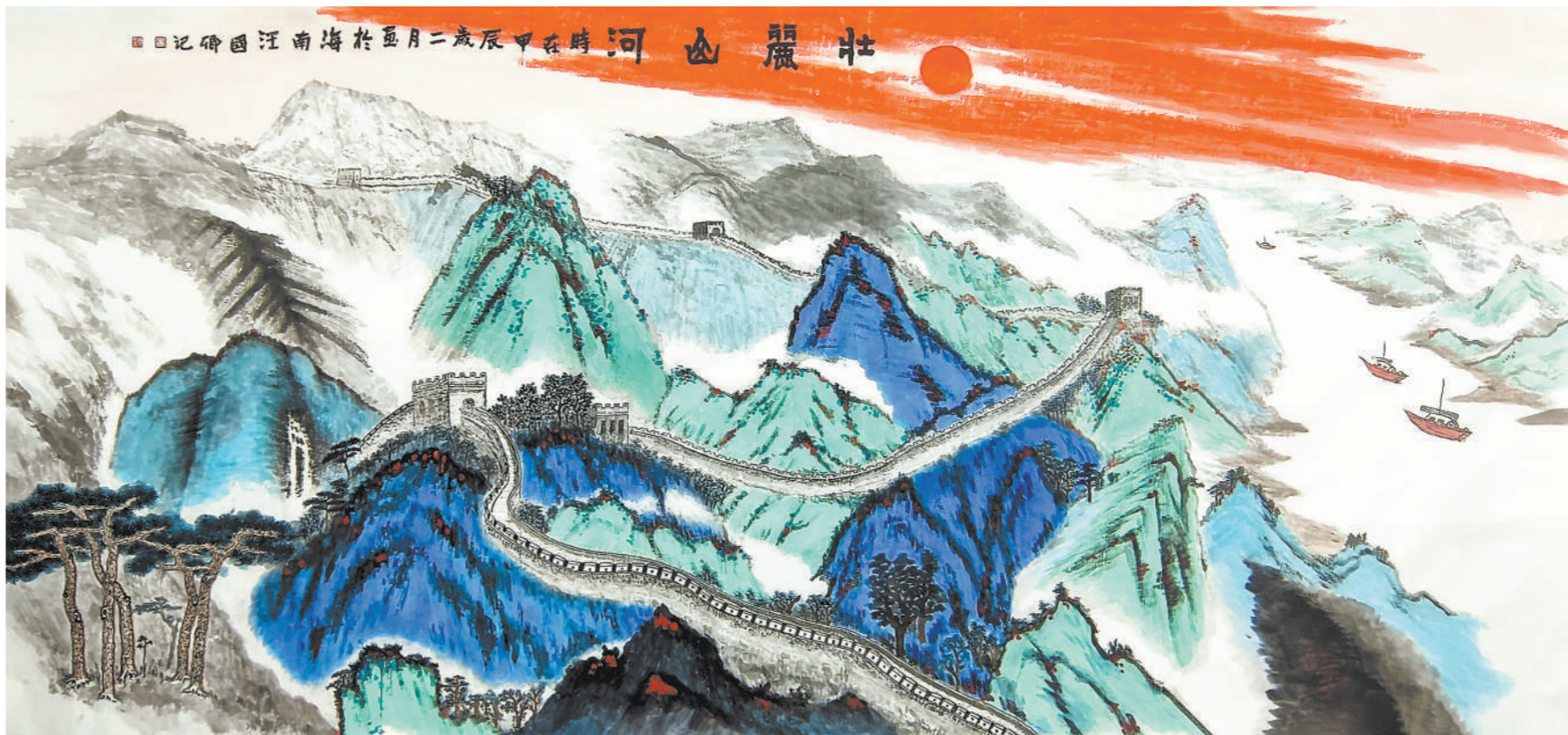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,我站在塔台,看着父亲认真检查完飞机后,走进驾驶舱里,他的神情与动作始终自信从容。在隆隆轰鸣声中,父亲的战机呼啸着直冲苍穹。我深切感受到父亲这位老兵始终如一的赤诚与坚毅,更听到了他向我这个新兵传递的期待。那一刻,我们父子俩的心贴得更近了。

来,邵楠吃晚饭的时间也会比战友们更晚。在这段时间里,“十七”总会坐在这里静静地等待它的主人,无论谁来叫它,给它好吃的好玩的,它都不为所动。

一次夜间红蓝对抗演练,营里定下了“奖励规则”,胜利方的官兵奖励3罐饮料。在海岛,每项供给都是定额采购的,所以这3罐饮料的奖励很有吸引力。每个人都铆着劲,战况越来越胶着。

东方既白,眼看演练即将结束,蓝方还有两名战士没有被找到,红外探测器、微光夜视仪等全都用上了,就是找不到他们。直到最后一次搜索时,一名眼尖的战士发现,“十七”一直蹲在一片灌木前。他立刻察觉出异常,对“十七”所在区域进行仔细搜索。果然,灌木丛中的伪装网下,正是最后两名蓝方战士。获胜的红方战士们欢呼庆祝,他们抱着“十七”高高抛起,“十七”好像也看懂了官兵的高兴,用力摇晃着尾巴。

我常常想,这座海岛既是官兵的家,也是“十七”的家。日出时分,它陪着官兵晨练、出早操,在白沙滩上留下一串梅花般的脚印;日落时分,它在阵阵涛声中等待着官兵平安归来,夕阳中,官兵和小狗的影子相互映衬。“十七”的到来给官兵增添了更多欢乐与温暖,坚守海岛的疲惫也随之减轻。也许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,它生活在岛上,也深深融入了这道海上防线。



壮丽山河(中国画)

汪国卿作